

【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】

冬夜

俞平伯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• 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 •

冬 夜

俞平伯

据一九二二年三月亚东图书馆版排印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冬夜/俞平伯著. —2 版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

2009.6

(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/王彬主编)

ISBN 978—7—5059—6455—6

I. 冬… II. 俞… III. 诗歌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
IV. 12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78019 号

书 名	中国现代诗歌名家名作原版库
主 编	王 彬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(010—65389150)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125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李金玉
责任印制	李寒江
印 刷	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1092 1/32
印 张	86.75
版 次	2009 年 6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—7—5059—6455—6
总 定 价	173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序

受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委托,我在去年十月,接手原版库的选编工作,先是散文,之后是小说、诗歌。现在,散文部分已然出版,小说早已交出,新诗也大体编排就序了。

我之所以乐于承担这项工作,无非是基于将那一时代的作品梳理一过,为阅读与借鉴提方便。并无更多意图。

关于选编工作,阿英先生在《夜航集》中说过一段很得甘苦的话,他说选编是一件大事,所选的本子,如果做得出色,“也是比个人的集子更有效果,更能不朽的。许多的文集可以失传,好的选本,往往是不容易消灭。理由是:选本集中了各家作品的精粹成分,使读者用很少的经济,不多的时间,来了解更多的东西,但这样的选本,决不是‘随意挑选,拉杂成书’的一类。所以选本的好处是很多的,如果选家是优秀,肯把选书当作一种事业,认真来做的。”至于我现在做的这项工作,自然比不上选本,可以把几个或一个作家不同时期的精华荟萃,但,有一点相通的是,选好作家的代表作,也只有“当作一种事业”才能做得好的。而且,除认真外,还应该是行家。我虽然对中国的新诗做过些研究性工作,但并无高明深见,自接受这一工作后,颇感吃力。最简捷的办法是向前辈与行家请

教,为此给牛汉、吴思敬、刘福春等师友添了不少麻烦,是应该深谢的。

做过选编工作的人,大概都遇过访书的困扰。因为访书是选编的基础,访书不得,也就无书可选。中国的新诗从本世纪初叶萌孽,至今不足八十年,但要访得较有价值的本子(不仅指版本),却比登天还难。这类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被视为垃圾,只有做还魂纸的资格。近年却又有上升为文物的趋势,更难得一见。于是有些原该入选的书籍,只有阙如。这是必须说明的。还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,限于选编原则,有些诗家在1949年之前,没有单行本行世,也不能收录,这是十分遗憾的。但,尽管如此,收入本书库的,也还不少,即:胡适、周作人、刘半农、郭沫若、宗白华、俞平伯、冰心、徐志摩、闻一多、王独清、李金发、穆木天、冯至、戴望舒、卞之琳、臧克家、艾青、林庚、何其芳、阿垅、王辛笛、田间、陈敬容、郑敏、废名等二十五位诗人的代表作。读那时的新诗,真有些百感交集,时时涌出一种说不清的感触。仿佛那些诗,依然同我们今天的生命接轨。而时间也过得真快,且不说最晚的一本诗集面世已四十余就是从我开始这套书的工作,发端之时,还是去年的初秋,现在,不仅草叶黄了绿了黄了,而且天地也已皆白,飘起了作为冬的标识的雪花,金字塔形的松与桧也将油绿褪成乌黑,装点成圣诞树的样子了。在这样的时候,免不了回顾过去的工作,我不敢说,有多么精彩,但无愧于心的是,在一年多的时间里,没有敢懈怠半分。现在,可以放松一点了吧。当然,也不能免俗,希望别人也能分享一些愉悦,至少是从始至终全力支持这一工作的顾志成与奚跃华两位先生。同时也希望听到一声两声打破寂寞的音响。这又免不了戏台里喝彩之嫌。但

是,不为僧,不知头皮冷,于是写下这些原可不说的话,权作序。所谓斑鸠嫌树斑鸠也是斑鸠起。

王彬

俞平伯（1900—1990），浙江德清人。原名俞铭衡，笔名屈斋。

俞平伯是新诗初起之时重要的诗人之一。他在1918年5月《新青年》4卷5号上，发表了第一首新诗《春水》，三十一年后，1949年7月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首新诗《七月一日红旗的雨》，新诗的写作生涯是相当漫长的。但是，他写作新诗的时间，主要集中在1918至1925年之间，期间出版了《冬夜》、《西还》、《忆》，并与朱自清、周作人、郑振铎、叶绍钧等八位文学研究会同仁联合出版了《雪朝》。俞平伯的诗率真自由随便，注重意境与音节的和谐，在当时的新诗坛上受到好评，他写于1918年12月的《冬夜之公园》、次年的《墙头》，都是意境蕴藉的好诗。胡适在回顾新诗的成长过程中，认为俞平伯对于自由诗的提倡，是颇有功劳的。俞平伯不仅注重新诗的实践，而且注重理论的建树。他撰述的《白话诗的三大条件》、《社会上对于新诗的各种心理观》、《做诗的一点经验》、《诗的进化的还原论》、《诗的自由和普遍》，对于当时的新诗界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。他主张作诗一个是自由，一个是真实。诗不是为了表现生活，而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是生活的展现。他反对为写诗而写诗，为艺术而艺术，认为诗是向善的，写向善的诗，首先要做向善的人。提倡“平民诗”和“民众文学”，力主诗是平民的，“平

民性是诗的主要素质”，对于自己的诗“不免沾染贵族的习气”，“惭愧而不安”。他认为“诗是独立的表现自我；但是一方面也是在同类人中表现自我。”“诗中最宝贵的材料是普遍的情感，……是能叫出人人所要说而苦于说不出的话”。“凡做诗的动机大都是一情感（feeling）或是一种情绪（emotion），智慧思想似乎不重要。……所以要做诗，只须顺着动机，很热速自然地把它写出来，万不可使从知识或习惯上得来的主义成见，占据我们的认识中心”。他主张“诗的解放，第一步要解放做诗的动机。”他反对诗歌的“律令”，提倡写自由诗，他所有的新诗都是自由诗，他作新诗，自由诗的经验——修饰“调子”——“只是读在嘴里，听到耳里，改到无可改为止。”俞平伯是真诚的，他的新诗也是真诚的。读俞平伯的诗不仅可以照见他当时的情境，还可以谛听到他那一代人恳挚的心声。

《冬夜》出版于1922年3月，是俞平伯本人的第一部新诗集，中国新诗坛的第三部诗集，在中国新诗初期，有着重要地位。《冬夜》共收新诗一百零一首，有俞平伯及朱自清序，由亚东图书馆发行。

《冬夜》付印题记

花影的绰约，
却是银灰色的。
影儿虽碍花啊，
花终不愿抛撇她依依的影。

俞平伯

二二年，二月七日，
杭州城头巷。

自序

《冬夜》出版了。三年来的诗，除掉几首被删以外，大致都汇在这本小书里。

我所以要印行这本诗集：一则因为诗坛空气太岑寂了，想借《冬夜》在实际上，做“秋蝉的辩解”，（这是我答周作人先生的一篇小文，去年在北京《晨报》上登载。）二则愿意把我三年来在诗田里的收获，公开於民众之前。至于收获的是稻和麦，或者只是些野草，我却不便问了，只敬盼着读者的严正评判罢。

如果是个小小的成功，我不消说是喜悦的；即使是失败，也可以在消极方面留下一些暗示。只要《冬夜》在世，不引着人们向着老衰的途路，就可以慰安我的心。至于成功与否，成功到了什么程度，这些却非我所介意的事。

关于诗的我见，不便在这篇小序里赘说；现在只把我所经验到的，且真切相信的略叙一点，作为本集的引论。

我怀抱着两个做诗的信念：一个是自由，一个是真实。做诗原是件具体的事情，很难用什么抽象概念来说明他。但若不如此，又很不容易有概括的说明，只要不十分拘执着，我想也或无碍的。

我不愿顾念一切做诗的律令，我不愿受一切主义的拘

牵，我不愿去摹仿，或者有意去创造那一诗派。我只愿随随便便的，活活泼泼的，借当代的语言，去表现出自我，在人类中间的我，为爱而活着的我。至于表现出的，是有韵的或无韵的诗，是因袭的或创造的诗，即至于是诗不是诗；这都和我的本意无关，我以为如要顾念到这些问题，就可根本上无意于做诗，且亦无所谓诗了。即使社会上公认是不朽的诗；但依我的愚见，或者竟是谬见，总是“可怜无补费精神”的事情。我们不妨先问一下：“人为什么要做诗？”

真实和自由这两个信念，是连带而生的。因为真实便不能不自由了，惟其自由才能够有真正的真实。我宁说些老实话，不论是诗与否，而不愿做虚伪的诗；一个只占有诗的形貌，一个却占有了内心啊。什么是诗？本不易有满意的回答。若说非谨守老师，太老师的格律，非装点出夸张炫耀的空气，便不算是诗；那么，我严正声明我做的不是诗，我们做的不是诗，并且愿意将来的人们，都不会，亦不屑去做诗。

诗是为诗而存在的，艺术是为艺术而存在的；这话我一向怀疑。我们不去讨论，解决怎样做人的问题，反而哓哓争辩怎样做诗的问题，真是再傻不过的事。因为如真要彻底解决怎样做诗，我们就先得明白怎样做人。诗以人生的圆满而始圆满，诗以人生的缺陷而终于缺陷。人生譬之是波浪，诗便是那船儿。诗的心正是人的心，诗的声音正是人的声音。“不失其赤子之心”的人，才是真正的诗人，不死不朽的诗人。即使他没有诗篇留着，或者竟没有做诗，依然是个无名的诗人；因为他占领了诗人的心。我反对诗人的僭号，什么人间的天使，无知先觉者……；我只承认他是小孩子的成

人。

在《冬夜》所有的诗，说起来是很惭愧啊。第一辑里的，大都是些幼稚的作品，本没有留稿的价值；只因可以存我最初学做诗的真相，所以过存而不删。第二辑里的，作风似太烦琐而枯燥了，且不免有些晦涩之处。这一辑里长诗最多。三四两辑都是去年做的。三辑的前半尚存二辑的作风。后半似乎稍变化一点，像《凄然》，《小劫》等篇，都和二辑所有的不同。四辑从《打铁》起，这正当我做《诗的进化的还原论》这个时候，所以有几首诗，如《打铁》，《挽歌》，《一勺水啊》，《最后的洪炉》，稍有平民的风格，但是亦不能纯粹如此，这是我最遗憾的！

我虽主张努力创造民众化的诗，（见《诗》第一期。）在实际上做诗，还不免沾染贵族的习气；这使我惭愧而不安的。只有一个牵强辩解，或者可以如此说的，就是正因为我太忠实守着自由和真实这两个信念。所以在《冬夜》里，这一首和那一首，所表现的心灵，不免常有矛盾的地方；但我却把他们一齐收了进去。自我不是整个儿的，也不是绝对调和的。有多方面的我，就得有多方面的诗，这是平常而正当的。“在不相识不相妨的路上，自然涌现出香色遍满的花儿的都！”

小小的集子，充满了平庸芜杂的作品，将占据了读者们的可贵的光阴，真是我的罪过了！但我以为我的尝试的失败，在于我根性上的无力，而不专在于诗的不佳。我始终以为这种做诗的态度极为正当。我总想很自由的，把真的我在作品中间充分表现出来。虽说未能如意，但心总常向着这条路上去。这或者可以请求读者们的宽恕，减少我冒昧出版

《冬夜》的罪过了。

在付印以前，承他的敦促；在付印之中，帮了我许多的忙，且为《冬夜》做了一篇序。这使我借现在这个机会，谨致最诚挚的感谢于朱佩弦先生。我又承蒙长环君为我钞集原稿至于两次，这也是我应该致谢的。

俞平伯

一九二二，一，二十五，于杭州城头巷

序

在才有三四年生命的新诗里，能有平伯君《冬夜》里这样作品，我们也稍稍可以自慰了。

从“五四”以来，作新诗的风发云涌，极一时之盛。就中虽有郑重将事，不苟制作的；而信手拈来，随笔涂出，潦草敷衍的，也真不少。所以虽是一时之“盛”，却也只有“一时”之盛；到现在——到现在呢，诗炉久已灰冷了，诗坛久已沉寂了！太沉寂了，也不大好罢？我们固不希望再有那虚浮的热闹，却不能不希望有些坚韧的东西，支持我们的坛坫，鼓舞我们的兴趣。出集子正是很好的办法。去年只有《尝试集》和《女神》，未免太孤另了；今年《草儿》，《冬夜》先后出版，极是可喜。而我于《冬夜》里的作品和他们的作者格外熟悉些，所以特别关心这部书，于他的印行，也更为欣悦！

平伯三年来做的新诗，十之八九都已收在这部集子里；只有很少的几首，在编辑时被他自己删掉了。平伯的诗，有些人以为艰深难解，有些人以为神秘；我却不曾觉得这些。我仔细地读过《冬夜》里每一首诗，实在嗅不出什么神秘的气味；况且作者也极反对神秘的作品，曾向我面述。或者因他的诗艺术精炼些，表现得经济些，有弹性些，匆匆看去，

不容易领解，便有人觉得如此么？那至多也只能说是“艰深难解”罢了。但平伯的诗果然“艰深难解”么？据我的经验，只要沉心研索，似也容易了然；作者的“艰深”，或竟由于读者的疏忽哩。这个见解也许因为我性情的偏好？但便是偏好也好，在《冬夜》发刊之始，由我略略说明所以偏好之故，于本书的性质，或者不无有些阐发罢。所以我在下面，便大胆地“贡其一得”之愚了。

我心目中的平伯的诗，有这三种特色：一，精炼的词句和音律；二，多方面的风格；三，迫切的人的情感。

攻击新诗的常说他的词句沓冗而参差，又无铿锵入耳的音律，所以不美。关于后一层，已颇有人抗辩；而留心前一层的似乎还少。沓冗和参差的反面自然是简炼和整齐。这两件是言语里天然的性质：文言也好，白话也好，总缺不了他们；断不至因文言改为白话而就有所损失。平伯的诗可以作我们的佐证。他诗里有种特异的修词法，就是偶句。偶句用得适当时，很足以帮助意境和音律的凝炼。平伯诗里用偶句极多，也极好。如：

“……

是平着的水？

是露着的沙？

平的将被陂了，

露的将被淹了。

……”

《潮歌》

“……

白漫漫云飞了；

皱叠叠波起了；
花喇喇枝儿摆，叶儿掉了。
.....”

《风的话》

“.....

由着他，想呵，
恍惚惚一个她。
不由他，睡罢，
清楚楚一个我。
.....”

《仅有的伴侣》

“.....

云——他真闲呵！
上下这堤塘，浮着人哄哄的响。
水——他真悄呵！
视野分际，疏朗朗的那帆樯。”

《潮歌》

“.....

我走我的路，
你，你的。
.....”

《风的话》

密织就的罗纹，
乱拖着的絮痕，
.....”

《仅有的伴侣》

说新诗不能有整齐的格调的，看了这些，也可以释然了。这种整齐的格调确是平伯诗的一个特色。至于简炼的词句，在他的诗中，更是随在而有。姑随便举两个例：

“呀！霜挂着高枝，
雪上了蓑衣，
远远行来仿佛是。
一簇儿，一堆儿，
齐整整都拜倒风姨裙下——拜了风姨。
好没骨气！
呸！芦儿白了头。

是游丝？素些；雪珠儿？细些。
迷离——不定东西，让人家送你。
怎没主意？
看哪！芦公脱了衣。”

《芦》

天外的白云，
窗面前绿洗过的梧桐树；
云尽悠悠的游着，
梧桐呢，自然摇摇摆摆的笑啊！
这关着些什么？且正远着呢！
是的，原不关些什么！
……”

（《乐观》第一节）

这两节里，任一行都经锤炼而成，所以言简意多，不丰不啬，极摄敛，蕴蓄之能事；前人说，“纳须弥于芥子”，又